

《死與生》—畫家克利姆特畫中右側人類臉上洋溢著幸福，然而左側死神凝視著人類沈浸於美好所無知無畏，那死神又在嘲諷什麼……

「我倒八輩子血霉才会有你這個朋友！」「那絕交！」十字路口處，我與安如結束了這場令人面紅耳赤的爭吵，抬起腳欲與她分道揚鑣。

「嘭—」對角的街道爆發出層層火焰，是……爆炸！赤紅的畫面衝擊著我的目光，我閉上眼不再看這把死神的鐮刀。

一瞬間，嬰兒的啼哭、絕望的哀嚎、火藥的金屬味、火辣的溫度瘋狂地侵襲著我的神經。滿身血痕的婦人緊緊地抱著她的孩子；青年慌張地尋找摯友；老人艱難地發出沙啞的聲音呼喚愛人……光鮮亮麗的街道，一時間化成令人窒息的廢墟，空中漂浮的塵埃是靈魂嗎？

我喉嚨蔓延著酸澀，心口似塞了大塊棉花。「皓祺，快報警啊！」安如喚醒了幾乎麻木的我，我機械地向警察交代這幅慘劇。「警方會盡快來到。」話音剛落，我的手肘也落下了。突然，一隻溫暖的手附上我顫抖的手，「會好的。」安如安慰地拍拍我的手。她又何嘗不在害怕？害怕如爆炸中死者，到鬼門關走一回。害怕如爆炸中的傷者，留下永世的殘疾，被標籤禁錮在牢籠。幸好，我們是幸運的，沒有踏向邁進深淵的那一步。

「嗚—嗚—」救護車的響聲尖銳，卻又似強心針注入體內，直入心臟。救護人員是指南針，在有條不紊指示下，我與安如拖著沈重的步伐離開這「廢墟」。

「我們還是朋友嗎？」劫後餘生的我試探地問。「當然，永遠是。」安如在夕陽照耀下說。

生命，是自然付給人類去雕琢的寶石。畫中死神嘲諷的是與安如爭吵的我，也是不用心雕琢寶石的人。那我們也要如畫中人類讓寶石充滿意義，蔓延光芒。